



花衣裳
成长的味道

郁雨君 著
看一看长大的样子
尝一尝成长的味道



爱在QQ的日子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成长的味道 就是一罐 冰冻可乐

气泡、碳酸 还有一点咖啡因/冰爽、沸腾 活力从来不怕酷暑
天真、热烈 喝就喝了爱就爱啦



爱在QQ的日子



● 郁雨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QQ的日子/郁雨君 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4.9

(花衣裳丛书.成长的味道)

ISBN 7-5391-2740-6

I.爱... II.郁...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2315号

爱在QQ的日子 / 郁雨君 著

责任编辑 邱建果 彭学军

美术编辑 黄 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5

书 号 ISBN 7-5391-2740-6/I·663

定 价 1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键盘上的感情活起来

键盘上的感情活起来

苏苏



自从得到那台桔色 Apple 机，就像穿上了童话里的那双红舞鞋，我的手指再也不能停止在键盘上飞舞了。网络实在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大苹果，咬过一口，再也放不下。

同样让我放不下的，就是这本跳跳的、靓靓的、有着神形兼备的网络新感觉的书——雨君的《爱在 QQ 的日子》。书店里有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它们有的像舞会晚礼服般的华丽，有的像颓废派画家的作品般晦黯——不过离我们总是有那么点距离，可这本书却是真正为十几岁的我们度身定做的，说的全是属于我们这个年纪的率真透明又活泼热烈的网络现实和故事。字字句句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就像我最最宝贝的 Apple，那么明媚可爱，那么合我眼光和我胃口。巴巴地把它抱回家去，我开始“废寝忘食”地亲密接触。

记得第一次进聊天室时，傻兮兮地站在边上，大半天也没人理我。

第一次用 OICQ 是聊天室里的一个虫子大哥从 E-mail 里发过来的。

第一次和网友打电话，听到电话那头人家惊呼“哇塞，你的声音好好听噢”，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慌张。

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会叫我那么牵挂——这家伙最近怎么老没来？

第一次……

网络真好。在语音聊天室里头，我一唱歌，全世界都听到了。诗人老 K 会把每一首歌都评论一番，末了总不忘记一句“谢谢”。住在另一座城市的阿果会很有节奏地打出一大串 PPPPPPPPPPPPPPPPPP。

于是，那个夏天的每个早晨，都会很准时地从睡梦里钻出来爬上网去，像一只睡眠惺忪的小蜘蛛，还没来得及用清早最早绽开的那片花瓣上最甜美清澈的露水洗洗脸、润润喉，就开始一拨一拨地弹弄晶莹的网丝。

不过渐渐也看到了网络的两面性，常常会觉得网络像是一个盛大的假面舞会，那一个个 ID 后面藏着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一颗心呵？

就像我是一个有点叛逆的女生，也许平时很安静，中规中矩地做我的好学生乖女儿，但是心中是有个小小魔鬼藏着的。网络有时会让人表现得与现实截然的不同。

我认识一个男生，据说有十几个 QQ 号码！我看到过他表演

绝技——同时开着四五个 QQ，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一度很怀疑网络到底是一个什么怪物，我们在同一时间扮演着 N 个角色，没法子。

热闹不休的 QQ、神秘的斑竹、论坛上的擂台、聊天室的告白、黑客软件的恶作剧、充满新意的网上竞拍活动……看着雨君的文字，神奇而美妙，所有爱在 QQ 的日子又回来啦，网虫的生命历程就是这样。

手指在书页上滑过，那些键盘上的感情活了起来。宝哥哥初见黛玉，说：“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哎，这也是我想对雨君说的。我猜不透这个姐姐辈的年轻作家有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可以洞悉我们在网路上一路走来的喜怒哀乐，高低起伏，甚至是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她都会娓娓道来。

那些时尚而俏皮的文字绝对生动，特别亲切，读着读着，我有时一个人会心地呵呵笑，好像那些话是特别对我说的一样。在网络中的种种遭遇和心态，是多么地贴近男生女生们真正的网络生活，让我一边读一边心跳不已。

满满一本清澈、生动、时尚、丰富的少年的网络现实和故事——

好奇心旺盛的男生盼望一朵美丽的花儿从天而降。

单细胞的女生中计太快，不知道爱是一种流感，在 QQ 里口口相传。

嗜网如命的虫虫，拨号音时刻连着心跳声……

而所有的“爱在 QQ 的日子”，我想没有比雨君总结得更生动更经典了——“一网无际”里，我们在 N 个名字下神出鬼没，

我们在 N 个名字下闪闪发光，我们在 N 个名字下悲喜交加。我们共享着网络，爱恋着它，又厌倦着它……



目 录

- 1 键盘上的感情活起来(序)
- 2 爱在 QQ 的日子
- 18 怎么能够错过你
- 36 更换一次，长大一回
- 50 爱上一条街
- 64 聊天递进式
- 74 相见欢
- 94 有故事的名字
- 106 认识老船长
- 118 想见柏薇
- 128 友情单身贵族



出场人物：蝴蝶结

平时基本被人忽略的小女生，在教室里头做惯了边角料的角色，好像没有翻身的机会。一朝被人带上网去，心头有一点慌张，有一点兴奋。指花飞溅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往心上的某个地方加上一勺幻想，再用脉搏跳动的速度慢慢地煲一锅汤。等到拿小勺尝的时候，居然有一丝苦。就是这么一锅汤，再吃一口，忽然觉得苦里有许多许多的回味。原来，真的是锅有营养的好汤，是用每一个在小喇叭的闪烁里度过的日子煲出来的。

点击链接：木马

可别傻兮兮地叫人家放马过来，那可是一种电脑病毒软件！人家在你的电脑里放马，你上线的时候，你的电脑就归别人控制了，人家说 DEL 什么就什么！反正，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的电脑就真成了别人实现想像的乐土喽！



爱在 QQ 的日子

我这个人笨笨的，天生边角料一块，就是蹭在人堆边上，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的角色，没听懂也要装作津津有味。反映还比别人慢了半拍，一阵哄笑之后，我的“咯咯”声落在最后边，像最愚蠢的小尾巴。赶紧闭嘴，夹紧双腿，三步两步挪个地儿躲起来，把耳朵和整张脸都埋在水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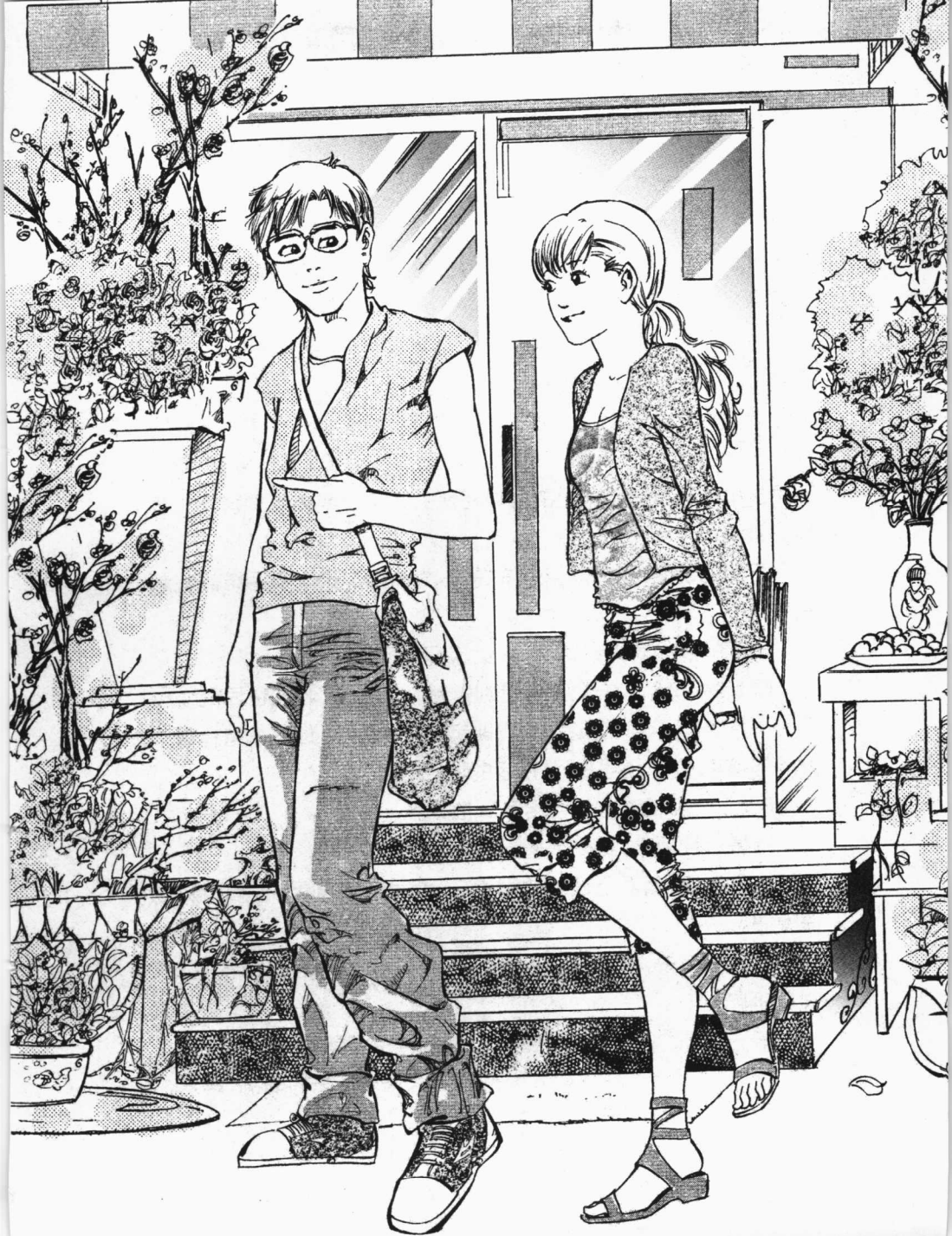
为什么自己一张口，就漏洞百出？我什么时候会说有趣的话？我什么时候也像金灿灿水汪汪的蛋黄一样，被她们拥在正中间，羡慕崇敬之心，绵绵不绝。连打个喷嚏飞出来的迷你水东东，都是幽默的星星点点，溅起周围欢声笑语仿佛浪花一朵朵？

隔条走廊的眼镜老弟说话轻度结巴，平时惜话如金，男生高谈阔论地发布种种军事体育新闻，他不屑当边角料，绷着张长方脸跑进跑出。我就逗他，伸出脚一勾，他朝前一冲，中弹一样捂着胸口，吐出一串水泡——“你你你……”

他气呼呼白我一眼，我不敢出声。眼镜坐下来，下巴搁在桌板上，动作和我一模一样。在喧闹背后，孤孤单单两个人，双唇，都被下巴托得高高的。

一对沉默寡言人，时间久了，自然而然结成联盟，凑在一起找说话的出口。

眼镜比我领先一步，他领我到个唾沫沸腾的地方。快手快脚





爱在QQ的日子

地拨号上网,到哪里聊天呢? 眼镜鼠标一点,又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问我要到什么地方聊天。想想还是上海比较熟悉,我长这么大最远才去过杭州。眼镜又问要取什么名字,我把名字填上去,整整齐齐三个宋体字:叶子祺。

他哎哎哎,眼明手快 Delete 了。网上不能用真名,小心黑客啊,还有那些网上色狼找你麻烦。

抓抓头皮,揪起一小撮烦恼丝,想也不想滑出三个字:蝴蝶结。

叩叩叩,敲开了聊天室的大门。咦,人都在哪儿呢?不过屏幕上可见一串串跳得比股市里的曲线还快的字,让我差点要蹲下去满地找眼镜。

干涩的浪漫对蝴蝶结说:来来来,蝴蝶结,让俺亲手给你扎起来!

干涩的浪漫对蝴蝶结说:闺女,你不理我?

唉呀呀,可怎么办呢?要是别人都讨厌我了,我的世界就变成黑白一片了。我可不想这样。我扯起嗓子喊眼镜,他过来指指最下方的空格说:“喏,这里就是打字的地方啊!”

886——眼镜说有人巴巴等着他呢。

师傅只管领进门,接下来,只好看我自个儿的。

老老实实,我对干涩的浪漫交底:我第一次聊天,手脚不晓得往哪搁。

一会儿工夫,干涩的浪漫就回话了:是个小 MM 吧,难怪呢,你有 QQ 吗?

第一次得到回音,欢喜的感觉,就像伸手揽到的第一粒果实。

可是 QQ 是什么东东啊?我急啊,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妈妈在外面喊:“叶子啊,你闹什么呢?”

只好怯生生向干涩的浪漫请教,干涩的浪漫先是愣了一下:啊?! 那是一个聊天专用软件,就跟我们面对面讲话似的,用 QQ 还

不用挤在聊天室里,你可以去下载。

对啊,聊天室就像是闹哄哄的菜市场,砸西红柿的有,没洗干净嘴的有,还有的飞来飞去砸砖头。最恐怖的是,有时它更像一辆挤满了人的车,好几次,我都掉了下来,又努力地挤了进去。总之,实在不适宜专心说话,要是页面刷新,眨眼就把你扫进垃圾堆,吓死人哦。

干涩的浪漫手把手教,我按他的指导去下载QQ。QQ不大,1M多一点,不过也花了几分钟才载了下来。

后来和干涩的浪漫聊得蛮开心的,他给我的感觉像邻家的哥哥,成天过来闹我,说话又贫。哪个女孩不喜欢和这样的男生说话呵。你只要光顾着乐就行,一点心理负担也没有。

安装QQ要填自己的昵称,我就填上了自己刚想好的名字:蝴蝶结。真名和家庭住址还有电话我也一五一十给填上了。刚刚提交完没一秒种,我就兴高采烈把我的QQ号37576138告诉了干涩的浪漫,他说:你等一下要在好友栏里加上我啊!

眼睛都没眨几下,就看见自己的QQ上噌噌噌地跳上了好几个头像,有个叫Killerqueen的说:蝴蝶结,腾出手来“踩”我一下子!

我急了,使劲喊:不是我不想理你啊,我不知道怎么用。

又向干涩的浪漫请教了。

原来,QQ上的小头像要是一闪一闪地弹动,就说明是那个人在跟你说话。你在头像上敲两下,他要说的话就会出来,然后你再按一下回讯息,就可以把自己的话打在空白页面上,然后按发送讯息。

我照着干涩的浪漫的指导,终于把歉意的讯息送了出去。

谁知这Killerqueen回过来的讯息竟然是:叶子祺?

我汗毛倒竖,莫非,他是我的熟人?网络怎么这么小啊,莫名其妙地就能遇上一个知道你底细的人,可那又是谁说的:“在网上,





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

你是谁？我小心翼翼地试探。

我是 Killerqueen 啊？

真是不坦白的家伙。我松了一口气，敲敲打打了几句：是眼镜老弟吧，别神神叨叨地装了。

呸，谁是眼镜呀！本人目光远大，现在对面房子的屋角底下两只蜘蛛在接吻，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方好生气的样子。

不是眼镜？！我愣了。

小 MM，看看你的个人资料吧，所有的东东都在上面呢！

呀，要不是 Killerqueen 点拨，我几乎忘了自己已经大大方方地把所有的资料都填上去了。最笨的那个人原来是我啊！

怎么办？我急得六神无主。

全部删除或者改成只有好友可以看就行了，小 MM，小心点，网络大着呢，什么鸟都有，QQ 流量又大。谁知道刚刚那一会儿工夫，会不会有人就抄了你的电话啊什么的，查你的 ID 方便着呢！

ID 是什么？我只知道 IP 电话便宜得很，打长途一分钟只要三毛钱。

Killerqueen 跟我说 886，他要睡觉了。我看看时间，才三点多啊。

呵呵，我在加拿大啊，跟这边的时差不一样。

看着 Killerqueen 的头像从彩色变为黑白，干涩的浪漫也发来留言：3166，小 MM，我要打游戏了，下回有空再聊。

闷闷不乐地关了 QQ 下了网，断开连接，刚刚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电视，电话就“铃铃”响了。接起电话，是一个陌生的男声，喘着气叫蝴蝶结。

“是我啊，你哪位？”

“我是你朋友。”那个家伙大言不惭说。

呀呀,我哪有这样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可都是女同学。我们像所有要好的十几岁的女孩一样,一起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我毫不犹豫指出:“我不认识你!”

“我们聊过的啊!现在又听过对方的声音了,真是有缘啊!”

原来,这就是 Killerqueen 刚刚说过的,要我小心的网上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还有,特别无聊空虚的家伙。

我咋嘛一声把话筒用力一压,手心额上都是汗。好险啊,会不会就像电视里演的,有一种电话追踪器,电话只要打到一定的时间,就能查出这个人所在的方位。

要是被妈妈知道我被坏人盯上了那可怎么办啊,我的心别别的跳。

我只有十几岁呢,还没有正式擦过口红,也没有穿过高跟鞋,更没有上大饭店吃过饭。我还想着到香港去看看呢。我连一件超过一百块的衣服都没有。

在外面洗麻将牌的妈妈,一点也不了解女儿的心事。我的天空阴下来了,拼命吞了一盒草莓冰淇淋,心头还是躁热躁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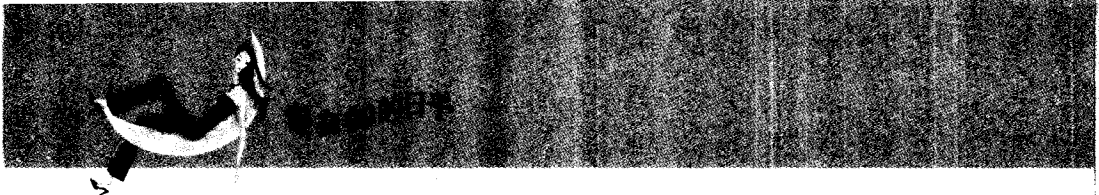
可是第二天,我管不住自己的手脚,还是打开了QQ。QQ上的人好多啊,小喇叭不时地跳着,有好多人要入我的好友阵营。

有个人扯开嗓子喊我半天我没理他。我打字暴慢,一个一个像乌龟在爬,笨拙得很。上网的人谁有耐心哦,见我超过半分钟没理他,就急吼吼地发消息来说:小心我黑了你!

黑我?要怎么黑呢?这下劲头来了,我是个好学的小女生,巴巴地问:黑客大哥,你要怎么黑我啊。

本人比较后知后觉,还没真正见识过黑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像电影里那个会中国功夫、骨架柔软得可以弯成一个圈圈、子弹都闪得快、鼻子又高又挺的基诺·李维斯吗?要是黑客就是这副模样,那就请天天来黑我吧。





这个黑客大哥显然是冒牌的。他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只悻悻说小心我在你电脑里放只特洛伊木马。

我想要一只，于是蠢蠢地说：黑客大哥，我想骑在上头摇呀摇。

估计他也没有木马，半天没搭话。后来仔细一看，他下线了，灰溜溜的。我把这当成茶余饭后的笑料。

谁知道这么想着，我竟真的被黑客撞了一下腰。

隔不了几天，那个黑客大哥又冒出头来了，我不怕死地凑上去说：黑客大哥，你带木马来了吗？

黑客大哥笑眯眯：带了啊，你要吗？

我正想瞧瞧这木马长什么样呢？一个劲地说：要啊要啊！

QQ的文件传送包里，立刻传来了一个 EXE 格式的文件。

我马上打开来看，哇！一个狰狞的女鬼，发出可怕的号叫，眼看要贴到我脸上！还好我没有夸张到晕倒，手指一点，摁下主机开关，喝下半瓶可乐，吃了一大块萨其马，把上窜下跳的心调整到水平位置。

嘿嘿，我是叶子祺我怕谁。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房间里突然拉开警报，布满了女鬼的号叫声。我露出半个眼睛一看，明明关好的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打开了，屏幕上的女鬼眼看要蹿到我床上。

睡梦中惊醒的人是神经最脆弱的，风吹草动都能听成老鼠洞洞。我吓得赶紧逃进妈妈的房间里，喊着有鬼呀有鬼呀。

老两口马上从床上立起来。爸爸把手电筒打开，拿着啤酒瓶子，闪进我房间。我跟着打灯。电脑又像没事似的待在那里，泛着冷冰冰的光。一切像是《聊斋志异》，头脑里的胡思乱想冷不防蹿出来吓人。

妈妈摸摸我汗津津的脑门说：“啧啧，《午夜凶铃》看多了。洗个澡去，就不会做恶梦了。”我向她保证没有大惊小怪，看到的一

切是真的。

“要不，把机器搬到我们屋里。”觉得虚惊一场的老爸整个松弛下来，急着解决问题，想接下来睡太平觉。

怎么行?! 软禁了它，不等于我被禁止了上网? 我脑子清醒着呢，连忙承认是自己做了个噩梦，也许和电脑没关系。跟着把他俩赶出了我的房间。

第二天晚上，不开电脑，我不时瞅瞅机子，一点异常动静也没有，好几个小时我们都相安无事。我放心地窝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又睡着了。

突然间，房间里又布满了那种凄凉、恐惧的尖叫。我爬起来一看，女鬼又来了! 这回有了心理准备，斩钉截铁地把电脑的电源拔了，屏幕马上漆黑一片。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人真的放马过来了。不敢想像以后天天十二点都这么来一下，我的神经可受不起这样定时炸弹般的折腾了。

我赶快上线，到处找那个黑客大哥，他果然在线上。

我可怜兮兮求告：黑客大哥，女鬼的样子太难看。

他说：谁让你瞧不起我?

我满腹委屈：你真坏，拿女鬼来吓我，我哪有瞧不起你?

原来这女鬼，是盛极一时的贞子姐姐。他帮我安排的程序就是在半夜十二点准时开机开喇叭，然后过两三分钟就马上关闭。可怕的不是鬼吓人，可怕的是人弄出鬼来吓人。

我当场黯然拱手：对不起呀，对不起呀，不要再吓我了好不好?

他嘿嘿一笑：江湖险恶，丫头片子别不知天高地厚。

说完帮我把电脑里的女鬼赶出去，我立刻关掉 QQ 走人，也不敢再随便接人家传来的文件了。

我本来就记性不好，不久就把女鬼事件全都忘光光了，又在网

